世廟識餘錄

世廟識餘録卷之十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庚戌秋八月北虜犯闕初虜旣犯宣府不得入遂引而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一千七十里大同總兵仇鸞帥所部軍居庸關南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防守京師惟上所命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信諜報言虜向西北本兵亦以爲然請亟止鸞兵勿東還備大同上命鸞暫住居庸待薊州報緩乃回鎮及興州報至遂詔鸞留壁居庸聞警入援命汝孝嚴兵守薊鎮

鞏華城副總兵劉通赴天壽山乙亥虜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丁丑虜攻古北口汝孝帥薊州鎮諸將禦之虜引滿內嚮以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西至黃榆溝等處拆墻入汝孝等兵大潰虜遂由石匣營逵密雲縣轉掠懷柔至順義城下圍之聞保定兵駐城中乃解圍而南時警報日棘有言虜遣細作潛住京師謀焚各場馬草者給事中王德奏以擡基廠等場積草半散有馬官軍半令五場商人搬入城中准其上納之數發壩上等處御馬於附近州縣牧養勅廠衛五城譏察非常仍遣重臣會巡倉御史守通州太僕

寺解到馬匹無論已未投文急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許自投薦即爲錄用運軍未回者發通州守城翰林科道有能出奇計欲以　上聞者聽　上嘉納之戊寅虜至通州以白河阻不得渡乃駐營河之東岸孤山一带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各州縣京師戒嚴詔蠲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東山兵列入援分命文武大臣防守京城内外提調營務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鏸署都督僉事郭琮開住署都督僉事九聚兵部右侍郎謝蘭分守各門正陽門英國公張溶吏部右侍郎李默崇文門襄成

伯李應臣戶部左侍郎駱顒朝陽門撫寧侯朱岳右通政張濂東直門東寧伯焦棟太僕寺少卿張舜臣安定門豐潤伯曹松大理寺右寺丞王逵德勝門定國公徐延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梁尚德西直門安鄉伯張坤大理寺右少卿倪嵩阜城門宣城伯衛錞大理寺右寺丞陶謨宣武門靖遠伯王瑾禮部右侍郎程文德皇城四門禮部左侍郎王用賓錦衣衛都督陸炳以給事中張勉學御史魏謙吉等各四員充監視官在京大小文臣中有知兵者悉聽兵部尚書丁汝夔委用汝夔因條陳八議上既允行而用輔臣

嚴嵩等議加總督京城九門官二員用定西侯蔣傳
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給旗牌令以軍法從事駐守通
州止用堂上官一員命進表耳肅巡撫都御史王儀
往　詔城中告民并四方入應武舉官生悉發乘城
晝夜防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率五城御史領之禮
部尚書徐階奏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勲貴又不
知兵令繫獄將官戴綸李珍麻隆曹鎮歐陽安素歷
邊疆咸著謀勇請如張逵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
必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在外緣事有名將官遼東
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時陳雖去京稍遠亦當赦

宥召之則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者關廂居民一聞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加意安插內有驍捷可用者即募召爲兵既可以充實行伍亦弭亂之一端也又聞兵部欲發兵於城外剳營蓋爲捍護關廂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趨走反搖民心而關廂亦竟不能捍護宜急召總兵佻鸞入衛仍綠其麾饑令葉督城外剳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爲京軍先鋒以京軍助大同人馬聲勢庶兩有所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疏入　上深嘉納之　詔宥綸等罪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

仇鸞調遣餘兵如議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率師入援至良鄉列營崇文門外是日聽調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兵亦至彰儀門外人心稍安己卯虜大二衆營白河東分遣遊騎散掠枯樹等各村落去京僅二十里仇鸞師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兵至通州列陣河西自固都御史楊守謙及朱楫等兵營於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紛紛皆謂城外有邊軍足恃宜移京軍入備內變於是侍郎王邦瑞請以巡捕官軍營東西長安街而尚書丁汝夔亦調畢掣城外兵入營十王府慶壽寺俱報可吏部尚

書夏邦謨等侍郎敎鈇等給事中俞鑾等御史王如
桂等各條上退虜之策皆部議所未及云陞進表山
西參政艾希淳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同工部侍郎
孫禬出城督治壕塹保守關廂 命禮部尚書徐階
傳諭九門防守官以虜未至毋輒先閉關以自困但
加意防檢啓閉以時勿玩勿怯 發銀五萬兩于密雲
二萬兩于昌平充客餉 庚辰虜住通州河東分掠馬
林店等處殺虜居民無數焚湖渠等馬房執內侍楊
糊等去 宣府副總兵孫勇遊擊賀慶帥兵入援 上
令與仇鸞兵會兵力禦虜 賞勇銀三十兩紵絲三表

稟所部兵給賞有差錦衣衛掌衛事右都督陸炳言
大虜睥睨通州未即渡河所恃者仇鸞兵阨其前耳
今相持已久遠卒飢疲餽餉不繼可為寒心宜趣令
兵部發兵應援令戶部發銀充餉令薊鎮守臣伺虜
歸路邀擊之事寧之日巡按御史王忬記録功過以
聞　上深然之因切責戶部曰仇鸞等各營兵馬至
此糧草不敷安能應敵李士翺等不以國事為重俱
令停俸戴罪即日計出兵食運送各營毋得遺悞時
刻餘俱如炳言辛巳吏科給事中張秉壺奏今虜勢
漸逼中外戒嚴西苑宮垣低淺喧譁之聲易達　聖

聽非所以防奸訛養威重也乞早還大內如太陽中天群陰自息且使人心安輯士氣奮揚而醜虜不足平矣 上曰爾等既貞忠爲君未可乘而恐動上下勿擾 上諭戶部曰近日關廂任民入城者動米價頓貴必至艱食朕甚軫念其亟發米五萬石每石定價銀五錢會官發糶給事中王德御史李蓬時言每石五錢其價尤重請定爲三錢五分禁富民乘機濱買者從之命都御史楊守謙同仇鸞調度京城各路發兵馬相機戰守仍懸示賞格獲虜酋首一顆者陞世襲都指揮使賞銀一千二百兩獲虜首一顆陞一

級直隷巡按御史姜廷顧言虜犯通州乘城軍士止一千七百人雖議發居民與各運官旗協守不過具數而已今虜野無所掠勢必深入官軍環視拱手莫與一决死戰者乞勑該部速發勁兵迎敵　上是其言命兵部如議發兵聽仇鸞調度禦虜仍令查叅古北口主客兵將縱賊入境者以名聞命都御史商大節便宜募軍發戶部銀五千兩貯兵馬司聽用有技勇異等士倍給賞銀命聽征叅將劉錫帥所部人馬同王儀守通州給守衛官軍直米令其晝夜直宿不得更番候事寧分班之日往支總督九門英國公張

濬等言守城官軍有兵無將難於統攝坊市民兵皆烏合之衆宜亟發軍器糧餉得　旨令戶兵工三部選委屬官分詣各門聽坐門大臣調度違悞者指名叅治是日晡時虜自通州渡河西向前鋒七百餘騎至安定門迤北敎場伉鸞徐珏邀後騎于白河孤山斬首十三級奪馬十四匹壬午虜大衆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等處畿甸大震總兵高秉元都指揮伯昂徐鏞等連營城外禦之不能却　上責兵部坐視不行驅剿令朱拜亟以兵應援　詔以大通橋見貯漕糧分給諸路客兵未至者權寄天津等

倉以城中米價騰貴預給文武百官并軍匠旗校人等九月十月俸糧仍諭各坊毋高價病民宣府總兵趙國忠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遊擊姚冕山西遊擊羅恭各聽調入援營玉河等處 詔兵部通查諸鎮兵數以聞發銀賞給俺答縱所虜河渠馬房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 上以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因召對于西苑 上曰今事勢如此奈何嵩對曰搶食賊耳不足患階曰今虜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搶食正須議所以禦之之策 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中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然關系國體重大須乞　皇上主張　上作色曰正須大家商量何得專推於朕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此事宜權許以疑虜勞恐將來要求無厭耳　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皮幣珠玉則可矣萬一有不能從者則奈何　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疑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外另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城臣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迴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有

備矣、上首肯曰卿言是遂出與百官議之嵩因奏今中外臣民咸望 皇上一出視朝撥亂反正 上微哂曰今亦不至於亂朕不難一出但嫌驟耳嵩曰中外望此舉已久今一出如旱得雨何嫌於驟 上乃許明日視朝於是命嵩等退是日階集百官議闕下議未定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曰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束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虜易退耳時 上遣中使察覘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宣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以上貞吉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猷辨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諭諸將營中賞軍激勵士氣仍許開損

軍之令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為戰但得一首級賞銀百兩逗遛觀望不戰者誅無赦上覧奏即陞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以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節制諸路人馬文官三品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不用命者俱許以軍法從事陞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同提督內外諸軍務時鸞兵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外徘徊觀虜虛張聲勢得死虜首十顆獻之守謙兵薄廣營而陣以無後繼堅壁不戰上自是不悦守謙矣癸未上御奉

天啟百官公服行一拜叩頭禮命禮部尚書奉勅諭至午門鴻臚官宣示群臣曰今虜聽我背叛逆賊入侵畿地當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上不視朝我亦不任事夫以平日云君逸臣勞竊聖言以已欺懷不忠至此尤甚何有主憂臣辱之實敢為上行下效之肆朕中夜之分亦覦處分輔贊大臣日夕左右未頃刻有滯于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天背主尸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脅我朝入大內恐嚇朕躬沽名市美非黨即畏奸臣敢欺君父各悮事大小諸臣便一一指名參劾定罪其餘各同寅協恭悉心國事凡

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再如昔玩視並以軍法行刑 詔起原任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尚書楊守禮總督宣大侍郎劉源清兵部左侍郎史道右副都御史許論等於家各趣令赴京聽用時虜衆薄城 上以丁汝夔舉措周章詰責之吏部言欲圖安攘須用大臣曾歷邊方夙嫺兵略者因推守禮等名上汝夔不自安乃請躬督諸將出城禦虜以侍郎謝蘭暫理部事 上責其推諉令居中調度如故不允命總督倉塲侍郎孫應奎專管督餉隨軍給散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逢時奏舉將材如翰林尹臺

趙貞吉王維禎科道如張秉壺葉鏜唐禹楊允繩呂光洵黄如桂部屬如江晁李棟劉自強黄元恭張材及司丞張遜業起復知縣馬如驥皆素閑方畧宜亟選用因言九門晝閉不便軍民且示虜以弱各處調到官軍請亟勑巡視大臣給以軍器資糧督之出戰但有能奮勇先驅者即小挫勿論其城中坊舖居民往來乘機爲奸宜重繩以法　上是其言下所司議行其閉門一節已有旨令該兵加意盤詰何乃不遵使入者無聊出者盡棄是何心耶今虜至已五日戶兵工三部官兵糧器具漫不經理其各令陳狀以聞

時京城門閉民避虜至城下者俱不得入號呼之聲
直徹西內會德等言及之遂開門便民出入甲申禮
部尚書徐階集廷臣上俺答求貢議畧言虜酋悖逆
天道犯我郊畿虔劉人民蹂踐地土揆之大義所當
必誅今雖稱臣求貢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且其文
書皆漢字眞偽不可知臣等以爲求貢必不可許宜
日遣通事賫勅諭虜酋如果悔罪求貢則當斂兵出
境具表款塞聽朝廷處分如駐兵境內邀求速賞則
惟有勵將選兵以大義致討必使匹馬不返以洩神
人之怒得 旨虜酋入犯神人共憤如議集兵勦殺

不得輕信僞書致墮虜計勅通政使樊深爲民深條
上禦虜六事亦廷臣所共言者惟其中言仇鸞與虜
相持月久不聞一戰此非士不用命即係主將養寇
要功乞密遣近臣承制詰之令具以狀對 上覽其
奏謂深借陳言隱攻仇鸞遂斥爲民是日虜退趨白
羊口戶部尚書李士翱侍郎駱顒兵部尚書丁汝夔
侍郎謝蘭工部尚書吳松侍郎孫禬各奉旨陳狀引
罪有 旨下汝夔獄士翱革職松住俸供戴罪候處
顒蘭禬奪俸五月調大名兵備副使殷學于涿州防
守命錦衣衛逮繫守通州都御史王儀發將劉錦至

京訊鞫附巡按御史王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儀命新赦都指揮僉事歐陽安克東官聽參將代領錦軍先是虜騎自宣府東行本兵不虞虜猝至不爲備忬獨行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州爲守禦計無何虜至 上密使中使覘忬方厲士乘城大喜御史姜廷頤劾儀錦庸懦不職忬亦劾儀等縱士卒凌虐大同軍 上遂命逮繫儀擢忬代之大同軍者仇鸞所將入援兵也素無紀律往往詐稱遼陽軍入民間鹵掠京軍捕得捶之繫通州獄 上謂大同軍率先赴援縱有罪出於飢疲今

免窮治遂大將軍收撫於是驚兵益驕民間苦之殆甚於虜焉先是虜騎至安定門　上命守謙與保定副總兵朱揖等弁刀擊之揖等見虜勢盛莫敢前守謙亦以兵部未檄調爲辭時京城外西北隅火光燭天內臣園宅在焉相與環泣　上前稱將帥不力皆爲文官所制故虜得至此　上震怒曰守謙名稱入援何數日坐視不出一戰且朕親降旨趣之應援兵部豈有不奉行者何得稱部檄未至擁衆自全命錦衣衛捕守謙同汝夔至廷鞫之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攝兵部事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乙酉虜遁

至清河迤北　上命大將軍嚴護　陵寢仍令捕近京群盜乘機剽刦者俱許以便宜行事毋待部檄兵科給事中俞鑾等劾奏兵部尚書丁汝夔郎中王尚學等禦虜無策當治　上曰丁汝夔李士翱胡松已有旨謝蘭王尚學俱革職戴罪理事俟事寧議處言官有耳目之寄畏縮不肯早言但推諉云方當有事忍心負主且掇拾不御正朝姑奪俸一年巳御史刑尚簡等亦疏劾汝夔等及巡撫都御史王汝孝總兵羅希韓盧鈇報汝夔等如前旨汝孝等命錦衣衛遣官校往械繫之仍責尚簡等忍心畏縮不早糾

舉俱奪倖九月丙戌京師戒嚴侍郎王邦瑞請躡虜
歸路擊之御史呂光洵亦言今大雨彌月京畿千里
之內泥淖徑尺虜馬難騁長技莫施請亟詔諸將乘
便邀擊務使虜大挫而歸以弭後患　上然之趣遣
郎中江晁董懋中等分詣諸將督戰仍命兵部發
兵戶部發糧餉工部發器械太僕寺發馬匹各不許
怠悞延緩賞遊擊徐仁王棟大同遊擊王祿各銀三
千兩紵絲二表裏中軍把總等各銀五兩軍士二兩
以仇鸞言其禦虜有勞故也降左諭德兼御史趙貞
吉為廣西荔波縣典史貞吉以出城勞軍還復命因

言臣以奉宣　明詔懸布賞格勸大將軍鸞以乘雨襲虜仍傳諭城東西南防護諸營獨宣府總兵趙國忠兵在沙河迤北臣未經辭朝不敢遠去　上曰貞吉奉勅宣諭各營所領銀兩未見處分如何卽云後命且妄以未經辭朝為言顯屬欺誑其逮送錦衣衛鞫實以聞已而錦衣衛奏狀　得旨貞吉沽名欺上實非真忠且言周尚文功未報沈束未放及至委用却乃畏縮敢肆誑君代人懷怨姑杖五十降遠方雜職用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大學士嚴嵩於西苑直中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

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佯薦貞吉使出城賫銀勞軍時虜騎與諸軍分屯城外者相去各數里貞吉銳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虜且漸引去貞吉計無所出恐後時乃賫勑巡城外徧諭諸營而還比且復命遂得罪貞吉雖舉動率易無當于事然其忠憤激烈當衆心皇皇疑懼之時能扼腕危言顛沛而不懾其氣亦足壯云　丁亥大將軍鸞逐虜至白羊口延東紅橋雙塔等處虜以白羊道狹恐我軍逐擊之遂割其半由高崖口舊路出鸞軍不意虜來逐

矜與虜遇皆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輜幾爲所獲以
裨將戴綸徐仁救得免虜長驅至天壽山見總兵趙
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　詔於慶壽海印二
寺空地結茇以居城外避虜之民仍發太倉糧廠二
萬米二千五百石行順天府官給之　命西官廳聽
征總兵李鳳鳴充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總兵官
延綏遊擊將軍徐仁充密雲古北等處副總兵官命
侍郎王邦瑞不妨部事兼提督團營軍務陞陜西布
政司右叅政吳嘉會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
州邊備巡撫順天　詔京營將九聚許策等帥兵一

萬人趨薊州防虜東掠山西寧武關入援守備劉潭
師兵一千二百人駐蘆溝橋捕內寇　發兵部尚書
丁汝夔侍郎楊守謙時法司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謙
失悞軍機律俱秋後處斬　上怒甚謂汝夔罔上毒
民守謙黨同坐視皆死有餘辜趣命所司行刑汝夔
仍梟示妻流三千里子克軍鐵嶺衛以刑部侍郎彭
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沈良才議獄遲緩各杖
四十降俸五等刑科給事中張侃杜汝楨爲從善違
旨覆奏各杖五十侃仍黜爲民初虜薄都城汝夔
恐喪師輒戒各營兵勿輕與戰各營兵惟守謙兵最

近城風聲易達故諸將士遠避不戰者輒引本兵及守護為辭語聞禁中二臣遂得罪　戊子虜出横嶺口趙懷來川總督蘇祐宣大巡撫趙錦督遊擊李良兵擊之斬首四十八級生擒三人　己丑賞仇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趙國忠徐珏張騰各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王臣王綸趙臣孫時謙袁守正姚冕羅恭各二十兩二表裏涿州守備井田所部兵共給銀三萬二千餘兩以入援效勞故也是日虜衆始盡出邊人馬飢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之敗竟不敢逼但尾送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返十八日大

同遊擊王祿于懷來斬虜首十七級獲馬十二匹二十一月山西遊擊柴縉于昌平奪回男婦二百四十人二十三日都督孔聚襲虜于海店生擒四人既而斷報功至八十餘級或云皆詐割死虜及平民首級云按本兵自張纘廣通賄賂僨帥克斥邊庭以至邊事日壞纘死璽推代之者常不稱

旨有旋推旋斥者而汝夔故以廉謹稱原非軍旅才也一旦誤膺樞柄當

犯闕遂不勝周章比就逮時跽步不能前頗萎薾乏丈夫之氣宜其死也或又曰虜自壬寅以來無歲不求貢市其欲罷兵息民意頗誠懇當時邊臣

通古今知大計如總督翁萬達輩亦計以爲宜因其款順而納之以爲制禦之策乃廟堂不爲之主議既大言閉關以絕其意又不修明戰守之實而爲之備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馬飲郊乃 詔廷臣議其許否則彼以兵脅而求我以計窮而應城下之盟豈不辱哉此史臣亦覩近事而爲之說庚戌之後非不議馬市而歲歲犯邊如故 世廟始悔而罷之俺酋不老且病王台吉父子無間可乘欲互市納款如今日談何容易俺酋固虜中一豪傑能知時盛衰其晚年悔禍此有天意非人力也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禮部尚書徐階言近者逆胡深入郊畿　皇上赫然按諸不任事者罪內外臣工固已莫不震慴矣但人才不同譬諸器物小大長短有限若不擇而用之恐終無以稱任使也今世論人大率重修謹夫修謹之士平時非無可稱然而循途守轍不足以倉卒應變徐言緩步不足以慷慨立功今當應變立功之秋苟付之若輩是匠氏以楠爲杗終於不稱而已伏覩原任都御史何棟原任副使孫豹其才識膽畧逈異時流

而豹守正陽禦虜、已有成效、獨以不能顧瞻俯仰趨趄囁嚅為世俗態、是以仕不果達、乞勅吏部、急將二臣起用、仍推此意、廣求異能、待以殊格、庶緩急有濟、上納之、命亟查豹棟取用、按階趾蹤、實得用人要領、顧所薦豹棟、後來亦未有建立、豹起廢籍三年、而躐進本兵、竟以迂慢為　上所斥、旣被廢還家、以倭阻吳門、人有問豹退倭之策者、豹舉孟子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為對、聞者皆掩口而笑、其所謂應變立功之才如此、棟數年在邊、或云其家富可敵國、

薊州巡撫都御史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副總兵盧越以縱虜入邊各逮至京下法司鞫訊皆坐死、詔特從末減發邊衛充軍初　上遣官校逮汝孝也怒方熾、令嚴縛以至于時餘虜盡出邊官校不敢前則託言汝孝等追虜白羊口遠不可猝至至是　上怒漸解、汝孝得不死是時汝孝雖不能過虜進邊然城下之役周旋防護亦可謂以身徇國視仇鸞坐擁重兵初無當於虜之出入而反奏首功特蒙賞賚亦一時撫其代者、上不得已而寵信之也、

刑部江西司郎中徐學詩上言頃者逆胡入犯轂輔、

詔使群臣盡言然未聞有以探本之論陳於　陛下者今大學士嚴嵩奸貪異常各處巡撫總兵等皆掊尅軍民半致金寶以充嵩之囊橐是以釀成虜患幸
上不誅乃復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　漸開縱子世蕃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老廢總兵郭琮三千金使補漕運滿朝縉紳無不歎憤而竟莫有一人敢牴牾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世蕃猛鷙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先必關白然後敢聞又竊之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自固

乘機搆隙，足以示威刼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奪人口，故諸凡論薦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託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陝西御史謝瑜、童漢臣等，于時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自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伏讀 聖諭，有大破逆賊虜寇之語，竊謂大本大端，不必遠求，但亟罷嵩父子， 皇

上擢權於穩清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疏入　上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嵩不自安求去　上慰之曰小人乘伺但引激主怒何可墮彼計不思竭忠輔朕焉卿其益盡初誠多事之秋勿固辭嵩疏謝仍乞放其子世蕃回籍　上憫嵩老止一子世蕃令隨任侍親按是時論嵩之疏多矣未有若學詩之能洞灼其心術者時學詩之族兄徐應豐者以書爲給事無逸殿與嵩朝夕相處嵩疑學詩之疏必出自應豐口授明年嗾吏部以內察中之應豐既罷官詣　迎和門辭　上詰應豐本中書官不與

政事何得考斥郎傳　旨留用是篙愈忌應豐後數年以誤駕科書譖　上杖殺之

上諭閣臣曰昨入犯之虜華人為多外域之臣敢於我前帶信坐覰城池可歎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盈萬天豈不怒焉聞其歸亦多毒瘡死者此時以承平日久不可更以好武為阻惟財用乏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奉旨曰不敢便行令先集兵聚糧為要卿等示兵戶二部臣知之　上復諭仇鸞曰卿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千里乃可鸞對言方冬虜中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又諭云

昨陳之疏具悉竭忠但機貴于密孔聖大誡繫復對事以密成亦以預立乞　勅下廷臣集議或姑假臣經畧之名凡宣大薊鎮積芻峙糧以待非常之舉

上曰虜賊逆天犯順神人共憤欺上之罪未明必當征討爲上爾等所集議僉同凡當預備事宜所司亟擬行督餉大臣如議添設是時　上鋭意討虜欲一雪城下之耻乃輔臣如嵩大將如鸞何可倚恃故中刱馬市之議以阻問罪之師雖舉朝豪傑扼腕于二臣顧揆之人才事勢疑亦未可輕舉也

巡視京營主事申櫍以咸寧侯仇鸞恃寵弄權奏言營

政更張之始所叨耳目之司凡事額加詳慮博訪不當决計於一人責效於旦夕 上以其疏不明示鸞寄報鸞心知所謂因奏樾意不過侵官攬權束縛臣等使不得行事耳且京營巡視官近已添設科道二員今益之主事重以職方之勢臨之臣等脅息懼罪且不暇何暇謀勇得 旨下樾鎮撫司拷訊遂革巡視部官按嘉靖中 朝廷有人當嵩鸞勢暴如火而 天威又復嚴重然攻擊二臣者史不絕書逮慶曆以來常侯柄臣既死而後爭下石焉者多矣乃其人亦自負於忠諫之林而厚自揚詡何也樾後起用終

吏部郎

上欲祧　仁宗昭皇帝升祔　孝烈皇后禮部會議

孝烈皇后久正中宮功德隆重尊室祔享經禮昭然

今　奉先殿后位未設誠干禮未備然而遽及廟次

則臣子之情不惟不敢實不忍也臣等竊以爲　孝

烈皇后神位宜仍遵　勅諭安　奉先殿　慈孝獻

皇后之側凡祭享儀節除忌祭讀祝外其餘並如

勅諭則禮制歸一矣是時大臣會議尚書徐階頗以

祔廟爲不可都給事中楊思忠主階議餘無言者上

使人覘知狀及疏入　上乃曰爾等懷二之心牢至

于今耶今茲非專論后又非于為親夫為婦也正盡
止以朕躬論顧無人肯奉議者爾階與思忠二人議
定以聞即是矣于是階思忠言臣等愚昧不能仰知
聖意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至於
兄弟相及則亦有不能具六世者況 國朝廟制用
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 太廟九室皆滿若以
聖躬論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乃他日聖子神孫
之事而煩 聖上身自議之則臣等之心尚有所未
安者謹按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夫禮由義起五可
以七七可以九則九之外亦可加也臣等以為今日

之事宜準三代廟數遞增之例于 太廟及 奉先殿各增二室而以其一升祔 孝烈皇后則 仁宗可不必祧而 孝烈皇后可逮正南面之位且在

皇上無預祧以俟之嫌 上曰會議當令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非懷二耶爾等臣子之議于當祧不當祧正宜力請可得謂之自議且禮得其正何避預祧以俟爲嫌耶其更歸一會奏于是階等復會諸大臣議言 聖見高明超出千古非臣等所度謹按唐虞夏五廟其祀皆止四世周九廟三昭三穆然而兄弟相及亦不能盡足六世今 仁宗已爲 皇

上五世之祖以　聖躬論　仁宗於禮當祧禮曰天
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天子修
男教父道也后惟女順母道也　孝烈皇后久主中
宮母儀萬國于禮當祔臣等衆論攸同宜奉祧　仁
宗升祔　孝烈皇后于　太廟第九室及　奉先殿
神位一體遷祔以明典禮疏入報聞已禮部以祭忌
在近請旨欲擬上祧祔及奉安神位儀節　上猶懷
禮官初議不即許乃曰　孝烈皇后所奉配者乃入
繼之君又非六禮之始忌日雖不祭亦可部臣愈益
惶恐乃言　皇上受天景命纘　祖鴻業神功聖治

超越百王、武烈文謨、佑啓萬世、所謂應運中興、大有
爲之君、孝烈皇后德隆貞一、行備淸眞、祇奉 兩
宮助祭宗廟、則 聖孝益彰、親蚕西內、表率六壼、
則王化益廓、至于 拯危 車駕、彌變宮闈、勳烈益
乾坤、慶澤流宗社、所謂以聖配聖、炳乎相成者也、而
皇上謂非六禮之始、欲罷忌日之祭、臣等伏覩本朝
故事、宣宗章皇帝廟舍 恭讓皇后祔 恭孝章
皇后 憲宗純皇帝廟舍 吳后而祔、孝貞純皇
后忌日以致祭于 奉先殿、則是 祖宗之制、原無
先後之拘、況 孝恭章皇后及 孝貞純皇后、德雖

盛而未聞有功。孝烈皇后功既崇高，兼有其德，今日升祔之禮、忌祭之儀，典則具存，臣民共戴，孝容臣具儀開奏。奉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第九室，奉安神位于奉先殿，至期舉行忌祭，則正義明而禮制定矣。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本當祔廟居朕室次。自前歲朕諭之丞弼，示之禮官，謂今日未宜此言，徒飾戀，使愚者惑之，曰忠諫之情，實俟題朕之神主耳。乃命候肯行。事已而上諭輔臣曰：卿等直内同與贊事。上玄然國家大政，未嘗不許非議。后忌祭禮官及諸臣不肯從正，即末所云猶强耳。由此

觀之人心全不識天時初以　皇兄無嗣　皇考係
近親屬在朕躬本之天定今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
十年矣猶不明至是乎今即不忍奉祧　仁宗且置
后主別廟將來由臣下議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至傷
情卿等其更言之于是閣臣傳諭禮部部臣不敢復
言第請如制祧祔擇吉行禮　上乃許之是時　孝
潔皇后為　上元配尚未有所祔故　上意疑禮臣
之不肯祔　孝烈者以此禮臣乃卒迫於從令之恭
遂舉以　宣廟之　恭讓　憲廟之　吳后為言而
不知其事體有大徑庭者於乎君臣之際將順易而

匡救難誠然哉

兵部侍郎王邦瑞疏言今兵部尚書缺時召起翁萬達于制中且二月餘恐天下握兵柄者目覷心覦釁端漸長其于國體政經關係非細蓋陰指仇鸞之擅也

上不悅曰戎政初修忠將是託況朕有密詔非其自擅若爾等肯選任諸將集練兵卒隨事效忠比常加意使用無不當籌無不臧亦不待伊言矧令君自勞心今一矢未發先自攻譖大臣謀國之忠當如是耶按鸞之逆肆甚矣當其時鸞嵩方深相結納故闗臣不出一言而 朝廷之紀綱陵夷殆盡此非細故

也邦瑞爭之力頗得大臣體然自是邦瑞之位危矣
癸卯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奏乞罷馬市以全國
威以絕邊患其畧曰去歲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欲報數百萬赤子之仇
而雪城下憑陵之恥此神人之所共幸也臣比見俺
答求開馬市之書大肆無狀竊意　皇上必决策北
伐而興問罪之師矣及廷臣會議乃許暫開馬市臣
不覺仰天長嘆夫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勇
夫壯士跧伏下位者又不可勝數不能生擒酋虜勦
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何哉臣請陳其不可

者有十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今虜辱我如是不能聲討反與之和則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讎一不可也頃 皇上憂下北伐之命臣民夷夏所共聞天下方引領以望王師而乃一旦改為和議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犬羊為市冠屨倒置損國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驟聞虜患憯毒莫不憤恨思與逆賊決一死戰聞馬市既開則謂 朝廷無意於報虜義氣一散不可復振灰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虜變之後天下頗講

習武事和市既成則封守之防日潰將士之習日偷懈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吏民向雖私與虜通猶畏法而不敢肆今以互市爲解私通者莫可誰何將勾引爲禍不測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罹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威而不敢動耳今謂國家兵威不足以制虜即群起爲盜夫孰能禁之啓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搏一戰猶以我倉卒無備也今調兵已半年而竟許和市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變許無常今我遣臣重載金帛至邊彼違約不來未可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大學士嚴嵩言伏蒙 聖諭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言不可開馬市者臣等欽遵即邀在直三臣并兵部臣錦京豹臣時徹等到直會計 錦曰先年胡虜求貢當事之臣未能委曲善處致賊借口侵寇數年今復以貢馬市為言本部會廷臣集議暫塞其欲為我戰守設備之計已蒙 皇上允行大臣昨已出關若復中止恐啓釁端臣豹曰繼盛今日來見道其上疏豹曰此舉本借為羈縻之術以修我備非特此以為久

安依爾罷開馬市且倉卒有侵犯作何方畧應之繼
盛語塞臣時徹曰胡虜逆天犯順孰不欲聲罪致討
但兵食未充因其悔罪通欵暫爲覊縻之術今若中
止非惟臣體不一抑恐變生不虞臣希忠階曰開市
原未嘗忘武備業已差官無容別議臣鸞曰議起於
鸞行止我不敢言諸臣之議如此臣等議得　朝廷
舉措關係非輕目今虜使質留在堡大臣已去在途
委難中止合候史道到彼同蘇祐等酌處待報另議
至於備虜之宜臣等欽奉　聖諭只依　皇上初意
且堅吾守直待彼犯定要一剿一掃此誠帝王禦

全之道也　上意猶預久之復諭輔臣歲市二次可
止只與目前一行仍亟行史道等合示以中國上體
好生俯軫民患特准一次自是以後十年不敢犯輸
情上表方再准一次貢謂必不許匆得示弱令賊欺
夏修我內治一時不懈爲當嵩等因言　聖諭詞義
嚴正恩威並著臣等不勝欽服但兵部原議馬市歲
開四次奉　旨止許二次以經咨行總督等官傳示
虜營約束部落待命今復裁止恐無以示信外夷且
彼虜遣人留質情詞誠懇伏望仍前　明旨容開二
次若過爲需求不許輕聽至於貢必不可許及申飭

邊臣嚴加隄備俱如　聖諭遵行報可按是時邊備久踈庚戌之變虜蹈無人之地而文武諸臣竟無一人可恃為長城者故　上不得已曲從馬市之議而繼盛之疏則大以為不然雖至忠讜而亦未諳時宜故咨諭嵩有小人阻議國是紛紛何由而定之語盖意未嘗以繼盛疏為非是也特難大將軍之體不得不斥繼盛以重專閫之權耳然未幾而俺答背約入犯無虚歲　上始悔馬市之議誤而蹤迹道所謂暫塞其欲而修我戰守若閣部大臣會議之言豈非共誑大將軍以欺　上哉嗟乎有君無臣雖堯舜不能

以治天下也。

經略京城內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商大節奏臣受命經畧京城但謂事體之未安綜理之未備臣得以參酌奏請助其所不及耳非有重兵在手專以戰守爲責者也今咸寧侯仇鸞乃以京城四郊分布於臣且云平時則修築訓練有警則相機截殺是京城利害以臣一身當之矣及查仇鸞分布人馬之疏則止留京軍柔脆者防守九門而自以精銳五萬中途截殺儻虜人有知以一陣衝仇鸞又以一陣趨京師在仇鸞則進退失據在京師則救援無兵昨年之事爲鑒

不遠乃誘臣徒守難矣且臣奉命所得節制者參將麻宗等巡捕官軍耳仇鸞又屢爲分調駐劄不令臣知是巡捕官軍即亦非臣所有萬一奸宄乘虛竊發倉卒之間誰爲捍禦宜　勑兵部詳議甙遵　勑諭所開戰或從仇鸞所分布麻宗人馬或爲之兵部其修築城堡訓練兵馬預處錢糧應爲何人并乞早爲裁斷以便遵行派入　上怒其推奸避難命錦衣衛捕送鎮撫司杖訊法司議大節罪比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悞軍機律斬大節復疏辯　上曰爾未臨敵已先忘國自愛又可與戰耶命

下　詔獄嚴禁之已大學士嚴嵩等因言大節固有罪但法司所擬比似於所犯未合蓋原律謂臨敵特不進兵策應致悞軍機今本犯雖涉推避蓋非臨陣失機之比乞　皇上少霽天威赦其一死姑發極邊充戍臣等非敢申救犯人但欲求合公法耳不聽按大節所言不無推託之迹既逮　上怒則法司巧為擬律以阿鸞意已無復人理即嵩平生妬賢而於大節之獄猶曲為中理然是時嵩與鸞漸生嫌隙非鸞殺嵩則嵩殺鸞也萌孽於此矣

錦衣衛經歷沈鍊上言往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遁又

揚言入貢、懷故志、皇上奮發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北、此固神人之所共悅、臣民之所願死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筭、方今廟筭、必先爲天下誅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也、臣誠憤懣、誓不與賊俱生、竊見輔以巖嵩貪婪之性、病於膏肓、愚鄙之心、頑如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苦心勞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畧、以爲治國安邊之策、而與其子世蕃日夜圖惟爲自全之計、勝己者阻之、親己者交之、揣摩利干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病於夏畦而不推之以親賢遴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守臣非累道

書幣不可以致譽迺令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我賞之罰一人則曰我罰之令天下皆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 朝廷之恩威此豈細故哉臣謹按其大罪有十納將官之賄開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饋遺令宗藩失職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贓狼籍下至驛丞小吏無所遺官常不立風俗大壞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而百姓之財日削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五也妬賢嫉能中傷善類必擠之死而後已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七也以別搬移財貨騷動道路、

八也、爲內閣滿九載而無一善狀、九也、不能協謀
天討以紓君父之憂、十也、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
室之臣、實則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嵩而後敢行、小事
書通世蕃而後敢發、始也、因賄而得官、繼也、因官而
納賄、遂使遠近相視、習以成風、廉耻不行、盜賊多起、
臣謂今日之考察、不先除此三人者、雖日退貪墨之
吏無庸矣、然今日之事、臣循聞有阻北伐以爲不可
者、夫賊虜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
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則亦可
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今能阻　朝

廷之不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臣原其心蓋由
北伐之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
其於誤國之罪大矣乞　勑下廷臣將此三人者詳
議誅黜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劒而
起爭効死以除虜患矣疏入得　旨鍊先以作縣壞
事被調郎令考察自揣不免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
陷大臣計取直名而去錦衣衛捕繫杖治之每發口
外為民按鍊以知縣劣陞錦衣衛經歷於衛使倖臣
陸炳為堂屬意頗不安則時發大言以攄其憤懣與
尚寶司丞張遜業以詩酒相得遜業嘗引鍊會飲于

嚴世蕃所適虜變集廷臣議退虜之策鍊憑藉意氣附編修趙貞吉倡言侵嚴氏嵩聞之私語世蕃曰沈鍊非佳士宜少與往來時有餘姚人史中書在側以嵩言密告于鍊鍊度不免乃倉卒上書擊嵩鍊素能文章出迫遽不能運筆故數嵩十罪俱空虛無實而嵩因揭其知縣壞事奏以言得罪可逃考察而出旨竟坐考察白辨之條投之口外嵩計亦密以險矣後以口不慎總督楊順由殺之可悲也

初大同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左衛者侍郎史道遣使詰虜則謂中國妖逆蕭芹喬源等誘致之芹源皆持

持白蓮教邪術出入虜地爲奸其黨無慮百十人散處諸營帳恐虜與中國通爲巳不利乃賂俺答左右言芹等有術呪人人死喝城城頹俺答爲所恐動於是道索蹤跡白蓮教諸妖張攀隆等五十餘人執之幷執芹源等妻子索芹源于虜請試芹源使喝城不效則執以予我脫脫告通事曰某日將自右衛以千騎隨芹等入試喝城毋敢掠也會有　旨命道徧歷延寧經理市事道以其事聞因言俺答前赴市　忠恭中怵于邪黨臣計料此虜雖未可要其所終而調停曲處得宜尚可挽之以就我籠絡且虜酋惟俺答爲

雄、其分住宣府境外把都辛愛等五部皆其親支子
第一有煽動即為門廷燃眉之災、視吉囊三子散處
河西僻隅者不可同語、故今之制馭諸夷、要在此一
酋而已、臣多方操縱已得要領、虜雖惑于邑死、禾即
執送𭣣等然妖術罔驗、端可計日而俟、臣今奉命西
行、竊慮此中事機未定乞　勑當事諸臣、毋泥常法、
亦不得執以自前虜情小小出入、錙銖相較、因而坐
失大機、務要深計遠圖融通變羈、致俺酋恭順之心、
後亦循昨然後、馬市不為無益耳、其前項妖逆務再
方購取無使留滯虜中以養後患、咸寧侯仇鸞復言

虜素多詐，每入寇常畜謀不發，突出不意，豈肯吐露真情，使我知備？恐聲東犯西，別有狡謀，戰守之備所當加慎。且原議開市以宣大切近京師，不得已用爲羈縻之術，延寧遥遠，虜情逆順不足爲輕重，宜仍晋史道於宣大，令一意處置邊情，用終前續。蕭芹等虜慫不肯發，宜重爲賞格，縛芹源獻者予百金，餘三十金。彼其術既不驗，而虜又惟利是圖，亦可以剗除妖氛，永絶禍本。會虜果犯右衛，總督侍郎蘇祐以聞。詔俱下兵部議，後虜入當以戰守責諸將，史道仍留宣大計處虜情，其妖人蕭芹等宜用前所擬賞格懸

贜詔悉允行按是時　上以撻虜爲念而懸勾虜之人於是邊臣不思隄飾邊備而日捕亡人以獻彼蕭芹之存亡果何益于虜之來去哉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

初馬市原議以段布米麥易虜之牛羊馬匹于時諸酋急欲易馬中國亦但具段布應之而已及七月初脫脫執送妖逆蕭芹等因言富虜 能以馬易段貧者唯以牛羊請易菽粟　朝議則復難之寺郎史道疏言互市原非可以久恃然目前羈縻之術莫便于此蓋虜性貪而勢強抑又甚貧凡所資于我者衆而非抄

掠則無從得也其入吾又莫能禦之故歲被其侵暴茲虜求互市于中國以有無相易馬匹牛羊彼之有也菽粟布帛我之有也各以所有餘貨所不足使虜小大貧富皆霑我之有而我邊鎮之人亦無不受其利焉又于中量爲恩禮虜雖禽獸亦必以所遇爲榮以所通爲便顧戀留連而不能舍矣執是以往雖未可期以永馴即三數年有可必者而我乘此閒暇汲汲自治簡練武勇繕修險塞充裕軍儲整飭兵械遲以歲月將使富强在我則雖進而別圖以震疊威靈亦在所優爲矣今之坐談以敗成事者其說不過有

二曰虜不粒食其歲與將以之食我逋逃一曰虜馬且壯將乘市深入夫虜以牛羊來市得粟幾何安能供逋逃之衆且又何愛此奸孽而舍牛羊爲之需食也其歲時侵犯未嘗欲入而不能而又何借市以乘便耶實爲馬段之易虜之富者利之貧虜需唯牛羊已爾虜富者十二而貧者十八今不一爲通融恐爲飢寒所迫衝決約束有妨大計乞 廟謨早斷俟釁未萌爲邊鄙久遠計是時俺荅約束西諸部毋犯亭障數使使問市期而廷臣多謂虜欲無厭旣易段布復請菽粟恐將來益有難從之請議久不決尚從

上言曰北虜貪詐自古未聞可以情孚義結之者茲
者俺答又稱雄黠頑乃特求通中國一念耿耿不息
而中國不以時應也故邊患甚焉近　皇上特准其
請命臣道經畫其事臣於三月臨邊俺答節傳諭各
部禁其南牧是以西起延寧東盡宣大環境數千里
由三月以迄七月自妖逆蕭芹等誘入二次外更無
三五零騎侵擾沂邊者道資之邊境父老咸謂百餘
年來所未有此不獨見其尊奉　朝廷遵守信義即
其號令之行于各部亦足徵矣夫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今俺答懇請以牛羊易粟豆蓋欲借是以定諸部

落之心諸部心定則俺答內向守盟之心益專一矣

乃自八月初臨邊整備牛羊候時交易而命久不下凡粟豆兵段布隨在有之即有闕之轉輸亦易是在督撫諸臣有地方之責者秉公協力一指揮號召之而已豈真難哉且撫邊之費最爲無益其在今日尤謬妄非計若較定二十日移其所省糧料即可辦此市費其弘賜等堡所若衝口之糧今日乃無所用之權宜假借亦足支給至于所易牛羊估充官軍俸糧爲利亦博伏惟速賜施行以慰虜衆懸仰以曲全虜酋恭順之心邊疆幸甚是時宣大督撫諸臣蘇祐

何恩等見　朝議洶洶林于利害慮異日蒙首事禍
亦派言不可謂虜牛羊衆非塞下粟所能博易恐因
而啓釁不如勿許咸寧侯仇鸞惶惑無所執亦變始
說請下廷臣集議便宜爲行止臣行諸將嚴爲之備
以待戰守俱下兵部議以祐恩等之言爲是　上以
問太學士嚴嵩嵩言道請以米與虜易牛羊鎭巡官
以爲不可臣惟今春開市之舉彼時兵糧未集權以
緩其入然市事甫畢旋入搶且虜邀請無厭將來莫
知紀極即今徵兵四集正宜決戰以挫虜鋒不宜任
其要挾祇以示弱此黨欲分布戰守其當干是　上

下部疏謂虜變詐要求不可惟令大將及各總督鎮撫巡官一意以戰為事已俺答遣使謝賜帽帶表裏以昨歲犯京師引罪謂為朵顏所誘且乞賜職役詣
命道以其表聞得 旨虜乞請無厭史道不思處置邊備乃為瀆奏其令即日回京自是虜謂中國不足信後時時剽掠境上然嗜馬市利未肯公言大舉邊臣亦與之互易不絕以中其心大段畏而啗之無復前時制馭羈縻之略矣既逾年虜好復絕按邊臣以虜情蠱惑 上聽業已成套是時俺答方強月無中國其上表謝賜引罪疑俱屬道等自為之而虜或不

知也馬市安得久行哉

都給事中何光裕等御史龔愷等劾奏兵部尚書史道茲以邊隙多事特起之廢棄之中任之馬市之責正宜宣布恩威陰伐虜謀稱上任使乃敢傳送虜言委靡遷就馬市開矣即欲易米穀米穀塞矣則欲請號令觀虜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為謝恩況表文又不係手撰其設心為何道不去則馬市封冊之議不已夷虜無厭之請難從人懷兩可之疑士無必戰之志國是紛紛無日而定亟且罷黜以為謀國不忠之戒疏入　上怒曰史道已有旨令回京道未回朕爾等何

在既有所志當不移刻陳奏何專一探試　朝廷雖劾道本欲論𬨂光裕愷各廷杖八十餘姑罰俸一年、按史道倡馬市以辱國罪在不赦、而光裕與愷論之似矣第不如楊繼盛先事而言、乃揣摩　上意方追補一疏烏知　上之不可欺乎二臣廷杖時舉朝爲之痛快已光、裕竟死杖下、而愷得無恙、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終